



偷閒絮語

錢歌川

大林文庫 99

大林出版社

大林文庫 99
錢歌川 著

偷

閒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書章

語

大林出版社
印行

偷閒絮語

錢歌川著・大林文庫99

出版／印刷／發行：大林出版社

地 址：台北市杭州南路1段143巷48號

郵政劃撥19235號

特 價：新台幣■元

有版權：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

局版台業字第0030號

再 版：中華民國67年2月10日

目錄

所謂我的故鄉	一
別人的職業	九
國語的充實	三
我做導師	三
兩種導師制	七
寫信的藝術	三
抗戰之宣傳與文學	四
追懷伯鴻先生	四
悼學儀	五
談新詩	五
翻譯與正名	六
英文教學我見	七

我怎樣學習英文的

談道歉

步行偶感

讀書的習慣

庸人自擾

名山事業

談聖誕節的習俗

鬻文生活

用錢的快樂

牀頭夜讀

誤解

秘密

春畫考

家庭房間

夏重慶

八

九

九

一〇

一〇

一〇

一一

一二

一三

一四

一五

一六

一七

一八

一九

戰都零憶

一七

我沒有什麼怪癖

一八

效率與自信

一九

國都所在的南京

二〇

不要浪費了這筆遺產

二一

戰敗後的日本

二二

日本歸來

二三

入臺記

二四

臺灣初旅

二五

臺灣的國語運動

二六

偷閒絮語題辭

國難年艱分外忙

開門七事費周章

閒人那識忙中趣

偏有餘情話短長

民國三十二年夏味橄於樂山

所謂我的故鄉

人類脫離了游牧時代以後，才有固定的居處。一個個的部落，各自結族而居，而子而孫，耕耘株守，由是而形成了村落。後來漸漸發達，由許多異姓的家族，集合而成一個社會，再進而合爲一個國家。在這些村落，社會和國家中，居民因爲他們的乃父乃祖一直住在那裏，於是就把那地方認爲他們的故鄉，而自認是那裏的人。於是乎所謂家鄉觀念也就產生了。

我們在一地方住得愈久，對於那裏的眷戀也就愈深。那地方對我們實有一種不可磨滅的歷史關係，祖先給我們留下了不少的陳跡，都足以誘發我們的感情，加以我們自身生長在那裏，環境的一切，雖一草一石，彷彿都有情，而不能毅然捨去。表面上的人，差不多都是熟的，縱然你本人不熟，說起來也都曉得；那裏的街道、店家和住戶，與夫它們那各自的特色，在你腦中都有

一種不可磨滅的印象。尤其是地方上那些著名人物的軼事，你都有一部整個的故事在心裏，如果你是一個美國安得生那樣的文人，你準可以寫出一本「溫芝堡故事集」一般的你家鄉的故事來。

但自從五世同堂的風氣推翻以後，一般人對於家庭既已不那般依戀，對於家鄉也就漸漸地冷淡起來，既無同住在一個屋頂下之要求，自然更無同住在一個區域內之必要，加以各人知道要謀自立，不靠一個家長來豢養一家數十口人，於是不能不為衣食而奔走四方。我們現在連一個固定的職業都不可得，那裏還談得到固定的家。所以有時一離故鄉，就永世沒有再回去的機會。要是往外鄉有了職務，娶妻生子，便無形中在那裏落了業，故鄉早成為一個雲中之鶴，可望而不可即，可憐一段懷鄉之情，最後只好帶到棺材中去。至於那些兒孫，對於他們的故鄉，更是只從家長的閒談中聽到那個名字，本人從未到過，要懷鄉也無從懷起。與其說那地方是他們的故鄉，不如說他們的故鄉是現在住的地方還要適當些。他們只知道自己生長之鄉，對於父祖的故鄉真是太隔膜了。

我對於常州的情形就是這樣。

從小大家都說我是常州人，我自己也承認是的。其實現在想來真有點滑稽：我既沒有到過常州，又不曾說常州話，常州有什麼名勝，我不曉得，常州人的生活如何，更不得知，我怎樣可以做常州人呢？你不能在我身上找出一點常州的成分來，就是到我家庭中去也看不到一點常州的風

習。我不能再認我是常州人，我與常州毫無關係。所以我在十八歲上出國求學赴考時，就填的是出生地的籍貫，後來讀書也拿的是那裏的公費。常州與我此時可說已完全脫離了關係。這時大家都說我是湖南人，我自己也承認是的。我因為職務的機會住在江蘇雖又有了七八年，但人們仍然把我當作異鄉人看待，我也居然以異鄉人自居。雖常道過常州，也竟不想去看一下。直到有一次我們夫婦帶着女兒出去旅行，鄰座的同車人有聽到我小女兒叫她母親作娘娘（第二字讀去聲），便對她的旅伴說「她們是常州人。」她這樣說當然沒有什麼驚異，而我聽了却發生了一種異樣的感覺。十多年來沒有人把我作常州人看待了。不意在我自己也完全忘記了這種籍貫的時候，居然有人又來提醒我。是呀，我是常州人，至少在這樣稱呼上，我還保存了常州人的特點。在常州我們不是還有點產業嗎？我們的祖墳，不是都葬在常州嗎？祖母的口中不是常流露着常州的情景嗎？我們不是還有至親住在常州嗎？我怎樣能說常州與我毫無關係呢？我現住在離常州只三小時火車路的地點，我真該到常州去看看。這樣一想，我對常州便起了一種依戀之情，總想找個機會去一趟。看看所謂我的故鄉，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。

這個希望最近果然實現了。我利用六月六日這個星期末之餘暇，和我大兄搭上了京滬路的上行車。我們因為去得稍遲一點，車上竟找不到一個座位，我們便坐到飯車中去喝咖啡，想得個座位混過這三小時。到站已經七點半了，我們第一次來到這裏，自然是找有熟人的容易找的地方

去。我們把第一個目的地，定在武進醫院，一路鈴聲，黃包車把我們送到那裏的時候，正遇見了宗醫生從樓上下來。他說已經派有車子到車站去接過我們了。當夜我們很想請他做嚮導，帶我們去吃點常州名菜，誰知他們的院長貝醫生（Dr. Paty）一定要留在他家裏吃便飯。飯後，他們和大兄討論着醫學上的問題，一個晚上就這樣消磨了。

我們直到夜裏十一時，才從醫院裏溜了出來，雇黃包車在夜半去敲親戚家的門，常州住宅之深，實出人意料之外，我們幾乎叫了一個鐘頭才把門叫開了，在暗中摸到了內進，把親戚從床上喚起來，說了一兩個鐘頭的話，才原車回武進醫院去安息。

第二天一早我到菜館子裏去用早點。嘗了常州特產的饅頭——就是我們普通的灌湯包子，不過比別處做的特別好些罷了。現在紫蟹還未上市，所以這包子的味道，還比較差一點。常州除蟹之外，就是蝦最著名。我們吃了許多蝦，確是新鮮可口，在上海一帶怎也吃不到這樣新鮮肥美的。常州並沒有特別的名菜，你如果一定要找一兩件出來點綴口福的話，那似乎只有糟扣肉了。但我是大不喜歡吃肉的，所以我覺得那只宜於給脫了牙齒的老人吃。我還是寧肯吃蝦。

你如果因為常州沒有名菜，而認定常州人是不愛上館子的，那就錯了。常州百業都凋敝，而茶酒館的生意却很興隆。老實說，茶館和酒館，成了常州人的第二家庭。常州人的生活，大半消磨在那些地方。無論有點什麼小事要商量，或想找朋友談談話，照例是上茶館，一坐就是一上

午。甚至毫沒有事，一般高等游民所採取的消磨歲月的方法，仍不外是上茶館。普通十幾個銅元一壺的茶，也喝得津津有味，考究的人當然是要自己帶茶葉去的。

在常州人的生活上，與上午的茶館同一重要的就是下午的酒館。但我得特別聲明一句，這酒館並不是普通的菜館，它是專爲賣酒而開設的，裏面除了一點下酒的小菜而外，不售正式的菜。但常州人却愛上這種館子，幾個老朋友風雨無阻地每天下午按時齊集在一家酒館裏，十分優游地一面高談闊論，一面喝着蘭陵美酒。酒酣興至，而嫌酒館裏的起碼小菜不足以鑒其食慾時，便不免要到正式菜館裏去叫幾盤菜來，痛快地吃一頓。這地方就等於他們的家庭，可以高談，可以痛飲，可以飽吃，可以留連，決沒有什麼不方便的地方。所以上酒館已成爲常州人生活的一部分了。

常州的生活雖在今日也確是算很便宜的，幾塊錢一月可以租得一棟很大的房子來住，四塊錢可以叫一桌酒席。就是平日上館子去小吃，三四個人飽吃一頓出來，也不過只消費得十幾毛小洋，而那兩毛小洋一盤的經濟菜，各色各樣都有，尤其是湯，彷彿你能吃多少，他們就可以供給你多少，結賬時仍然只算你一碗的錢。我們去吃的時候，也就試驗了一下，分明一碗湯已經吃完了，還要叫堂倌把那空碗拿去熱，等一會他居然又端出一碗滿滿的和第一次一樣的湯來了。

在常州娛樂機關，也有大戲和電影，但永遠也不會怎樣的發達。原因是無論怎樣的好戲，也

賣不起價的，又加以一般常州人都是以看白戲爲榮，愈是闊人愈要去看白戲，你如果備價去買票來看戲，就要被別人譏爲蠢頭，因此戲院中看看雖是坐的滿座，其實能收到一半的票價已經算是很好了。

一壺清茶，三杯蘭陵美酒，已經把常州人的白日消磨殆盡，再加上夜裏一齣不化錢的戲，他們的生活誠然還過得去，自然用不着再事生產。然而一般人却也很明白坐食山空的真理，大家都做着一種不勞而獲的生意。無論在大街小巷每家的大門口，都安置一兩口缸，以吸收過路人的小便，好當作肥料來賣錢。資本雄厚的人就索性建築一所公坑，作爲他專利之所在，有時營業發達一月售到好幾元，他們一家子的吃飯問題也就解決了。家神敬在頭門外，馬桶當街曬，是蘇州人的習慣，但其不衛生，不雅觀的程度似乎還不及常州。常州居京滬之間，交通既便，出入人多，這種陋習實應改良，有司有鑒於此，勵行清潔運動以後，現在除小巷中曾留有一點舊日的面影以外，大街上算是沒有糞缸尿桶一類的陳設了。

話雖如此，但你不能因此就說常州人不愛清潔，其實常州人也和揚州人一樣，是「上午皮包水，下午水包皮」的。澡堂子在常州既相當的發達，就是理髮店也一家賽過一家地相競開張。大約吃茶、喝酒、洗澡、理髮、看戲，在常州人看來，都是人生樂事，試想，我們早上起來看過當日的報紙，就去吃茶用早點，下午再喝幾杯蘭陵酒，帶着微醉去沐浴，浴後舒服地躺上一兩個鐘

頭，醒來整容理髮，興致好的時候，信步踏入戲院看一回戲，夜闌回家，一枕睡熟，這樣的日子，誰說不夠人享受呢！

常州人有了這種樂趣，也就不想遊山玩水了。原來常州就沒有可供人遊覽的地方，說到名勝僅僅只有幾個廟宇，而天寧寺便是其中的代表，它雖是中國四大禪林之一，但因為沒有山水做背景，實在比不上杭州的靈隱一類的大廟。不過這兒也有它的特色，是別處所無的。廟的建築也還偉大，有些地方又很精細，譬如大殿的屋簷前每片瓦上都立着一個菩薩，殿內的紅漆大柱也很驚人。這廟中自己經營着有豆腐店等，而木匠也終年在裏面做着工，欄裏有許多家畜如耕牛雞鴨等，據說都是信士們放生來的，只可惜這些可憐的畜生，到這裏來也一樣地在作工，不見得就能長生罷。廟後有一個叢林是和尙培植的，夏天倒是一個頗好避暑的地方。廟產有良田萬畝，爲常州的首富，和尙自備有收租的民船，並不因佛門弟子而對貧農多有一點慈悲之心。

常州人雖不大事生產，但也不怎樣揮霍，一般的生活都很樸素，我在常州的鬧市中走了一遍，沒有看見一個脂粉濃裝的婦女，女學生甚至有不穿旗袍，也不穿裙，而只穿短衣長褲的。所以新生活運動行到常州的時候，他們感到困難的事，決不是婦女的妖豔難於對付，而只是左往右來的行路規章難於實行。常州有許多小巷，只消一部黃包車塞進去，就不能再有步行者來往的可能，新生活到此，真是左右爲難，還是看誰先誰後罷。

別人的職業

俗語說：「老婆是人家的好」，其實職業又何嘗不是這樣。我從來沒有聽見有人對於他自己的職業表示滿意的。無論他的位置如何高貴，他的職務如何清閑，他的生活如何舒適。當你問到本人時，他總是說沒有什麼好，不是太忙，就是太閑，不是沒有發展，就是沒有興趣，他總可以說出一大篇使他不滿意的理由來，雖然他的職業，在我們看來，是沒有一點什麼可鳴不平的。甚至一個人的地位，到了爲王的程度，可以說不能再好，然而當你表示羨慕他時，他就會用頭髮絲繫着一把刀，懸在你的頭上來嚇你，使你不敢對於他的職位，再說半個好字。地位低固然不滿意，地位高也不滿意，薪俸薄的固然要訴苦，薪俸大的也同樣要訴苦。

反轉來，別人的職業，總是可羨慕的。普通人羨慕做官的勢力，做官的羨慕普通人的自由；

商人羨慕士子的文筆，士子又羨慕商人的金錢。甚至窮得要靠討飯爲生的乞丐，都有人羨慕他那無牽無掛的生活。

如果職業可以自由改變的話，人們一定會不斷地更換職業。人人都想拋棄他固有的職業，去換一個新的。彷彿只要見他未曾做過的事，他都願去做似的；因爲別的無論什麼事，都似乎比他目下的事要好些。

一個未入社會做過事的青年，在選擇他將來的職業的時候，是最費躊躇的。尤其是在他入大學或專科學校之前，他就得決定他的志願，學文還是學工？學商還是學農？學醫還是學礦？學政治還是學法律？學教育還是學哲學？學美術還是學音樂？門類繁多，到底不曉得學那一門好，而那些看去又似乎門門都是可羨慕的職業。

有些人索性自己不決定，一憑父母之命去學習。其中聰明的父母，常是依照兒子的性情去代他選擇；有的父母就只求繼志有人，勒令兒子去學他們自己的專門；還有些父母既不求繼志，也不依性情，而只看世間的需要，什麼出路最好，就教兒子去學什麼。其實這倒是最切實的辦法。我個人就反對前面兩種主張，我不喜歡一家人學一樣的東西。至於所謂性之所近，其實也不盡然，只要你每天都去攻讀而加以研究，無論什麼都可以使你發生興趣。興趣不是天生的，而是由於時常接近而來的。